

儿女英雄传

(下)

中国近代名家名作宝库

主 编 寒 天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总经销
北京兆成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431 .25 印张 968 .76 万字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000 册

ISBN 7 - 204 - 05471 - 7

定价:1352 .00 元

目 录

儿女英雄传(下)

第四十回	虚吃惊远奏阳关曲 真幸事稳抱小星衾	(1)
第四十一回	安龙媒初到邓家庄 邓老翁指点山林士	(58)
第四十二回	访隐逸巧逢有才士 接家眷喜见梦中人	(67)
第四十三回	安龙媒新接督学印 卫方伯细诉愚民情	(76)
第四十四回	写回书指示门生 谈往事忆及杰士	(85)
第四十五回	九重下诏任贤使能 双子同生添丁衍庆	(94)
第四十六回	钦差曹州下马 强寇山内设谋	(103)
第四十七回	识诈降假意退兵 失巢穴潜踪逃命	(112)
第四十八回	烈女还家蒙恩旌表 强盗逃难借友报仇	(121)

第四十九回	良心发现弃邪归正 预防思患设计藏身	(130)
第五十回	谒禅师指明正路 刺钦差妄想痴心	(139)
第五十一回	恶僧行刺两地空劳 大盗拜师二欧济美	(148)
第五十二回	毕归元献图定策 周得胜打店逢凶	(155)
第五十三回	四客人除奸奋勇 两女子摆擂扬威	(162)
第五十四回	二欧创业太平滨 四将偷渡羊肠谷	(168)
第五十五回	破妖法有意捉凶僧 访潜踪无心遇杰士	(175)
第五十六回	空欢喜林内得薰香 枉勤劳庙中擒巨寇	(183)
第五十七回	胜复败官弁屡失机 死里生恶僧两遇救	(190)
第五十八回	钦差审案四远名扬 活佛升天一朝事败	(198)
第五十九回	计出万全藏娇尽获 算失一着首恶潜逃	(205)
第六十回	武备文修钦差驰誉 先难后易海盗投降	(212)
第六十一回	问迷津三阅仙柬 怀远虑同赴邓庄	(226)

第六十二回	安钦差邓家庄聚会 侯头目太平滨动身	(235)
第六十三回	侯蒙献策指陈地理 田公见子喜遇亲人	(244)
第六十四回	圣主施恩赦海寇 慈亲忆子染沉痾	(253)
第六十五回	救姑疾何玉凤割股 闻捷报安龙媒赴营	(261)
第六十六回	丈夫破敌灭山寇 侠女怜才认高徒	(269)
第六十七回	何小姐授徒习武 褚大娘忆旧谈心	(278)
第六十八回	起大军武成仍奋武 析疑狱冤辨又明冤	(287)

第四十回 虚吃惊远奏阳关曲 真幸事稳抱小星衾

这回书接演上回，话表安老爷在邓家庄给邓九公祝寿，事毕便要告辞，他父女两个是苦留不放。邓九公并说，要请老爷去登泰山望东海以后，还要带老爷到一个地方去见一个人。安老爷见他说得这般郑重，不禁问道：“九兄，你我只望望泰山东海，也就算得个大观了，你还要我到甚的地方，见一个甚的人去？”邓九公道：“你别忙，等我先告诉这个来历。我这庄儿上，有个写字儿的姓孔的，叫作孔继遥。我们庄儿上大伙儿都叫他老遥。据这老遥自己说，他是孔圣人的子孙，和现在这个衍圣公，还算得个近支儿的当家子。听他讲究起孔圣人坟上那些古迹儿、庙里那些古董儿来，那真比听台戏还热闹。他说这些地方儿他都到了的，就连衍圣公他也能见得着。他两次三番的邀我去逛逛，我想我这肚子里斗大的字通共认不上两石，可瞎闹这些作什么？如今难得老弟你来了，你也是个空身子，莫如多住些日子。等我消停两天，咱们就带上那个老遥先生逛了泰山东海，回来再到孔陵圣庙去瞧瞧，就拜拜那个衍圣公，你和他讲说讲说。你想这对你的胃脘不对？”安老爷听了，当下只乐得手舞足蹈说道：“九兄，你这话何不早说？这等地方，如何不去！既如此，等我写封家信回去通知家里，我就耽搁几天，何妨！”他父女两个见留得安老爷不走了，自是欢喜。当下商量怎的上路，怎的登山，怎的携酒，怎的带菜。

正在讲得高兴，只见褚一官忙碌碌从外面跑进来，一直跑

到安老爷跟前，请了个安，说道：“二叔大喜。”老爷忙问什么事，他道：“家里打发戴勤戴爷来了，说少大爷高升了，换上红顶儿，得了大花翎子了。”老爷听了先就有些诧异，忙问：“他升了什么官了？”褚一官道：“这个官名儿，我却说不上来。戴爷在外头解包袱拿家信呢，就进来。”说着，早见华忠等一干人跟了戴勤进来。戴勤进了屋子，匆匆的先见过邓九公，转身便给老爷请安叩喜。老爷此刻忙得不及问他别的，只问：“大爷到底做了什么了？”他先把手里那封信递上去，这才吞吞吐吐的回道：“奴才大爷，赏了头等辖，加了个副都统衔，放了乌里雅苏台的参赞大臣了。”

安老爷听得这句话，只啊哟一声，登时满脸煞白，两手冰冷，浑身一个震颤儿，手里的那封信早颤得忒楞楞掉在地下。紧接着，就双手把腿一拍，说道：“完了！”邓九公忙问道：“老弟，你这是怎么说？”安老爷只摇摇头，望空长吁了口气，说道：“九兄，这话一言难尽，你我慢谈。”这个当儿，叶通早把公子那封禀帖，拣起来递给老爷，拆开一看，见上面无非禀知这件事的原由，却声明其余不尽之话，都等老爷回家面禀。老爷看完，把信交给叶通，便问戴勤道：“你是那天起身的？”戴勤回道：“奴才是奴才大爷放下来的第二天起的身。奴才来的这日，奴才大爷还在海淀住着，不曾回家。大爷叫奴才就便请示老爷，几时可以回家。奴才太太却叫奴才回老爷，请老爷务必早些回家才好，并有许多事都等老爷回去请示定夺呢！”老爷听了点了点头，说道：“这个自然。”因回头向九公道：“九兄，承你爷儿们两个一番厚意，非我苦苦要行，如今岔出这桩意外的事来，其实不好耽搁了，我就此告辞，明日五鼓便走。”说着，便吩咐家人们，去归着行李。邓家父女见这光景，知是不好强

留,只得一面收拾今晚的送行酒,一面预备明早的上马饭,给老爷送行。一时摆上酒来,老爷勉强坐下,此时什么叫作登泰山,望东海,拜孔陵,谒圣庙,以至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怎的个侍坐言志,老爷全顾不来了;只擎着杯酒,愁眉苦脸,一言不发的在座上发愣。

读者,你看这老头儿,这一愣,愣得好生叫人不解。清朝设立西北西南那两路镇守边疆的这几个要缺,每年到了换班的时候,凡如御前乾清门的那班东三省朋友,那个不羡慕这缺是个发财的利途。便是有等获罪的卿贰督抚,又那个不指望这途作个转机的生路。如今安公子才不过一个四品国子监祭酒,便加了个二品副都统衔,已经算得个越级超升了。再讲到那枝孔雀花翎的贵重,只看外省有个经费不继,开起捐来,如那班坐拥厚资的府厅司道,和那班盘剥重利的洋商盐商,都得花到上万的银子,才捐得这件东西到头上。安公子一旦之间,两桩都得了,可不算得个意外的荣华,飞来的富贵么?怎么安老爷得了这个信息,不乐得眉开眼笑,倒愣到苦脸愁眉起来,这是个甚么道理?从来各人的境遇有个不同,志向有个不同,到了性情,尤其有个不同。这位老爷,天生的是天性重,人欲轻,再加一生蹭蹬,半世迂拘;他不是容易教养成那等个好儿子,不是容易物色得那等两个好媳妇,才成立起这分好人家来。如今眼看着书香门第是接下去了,衣饭生涯是靠得住了。他那个儿子,只按部就班的,也就作到公卿,正用不着到那等地方去名外图利。他那份家计,只安分守己的,也便不愁温饱,正用不着叫儿子到那等地方去死里求生。按安老爷此时的光景,正应了“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的那两句俗语,再不想凭空里无端的岔出这等个大岔儿来。这个岔儿一岔,在

旁人说句不关痛痒的话,正道是“宦途无定,食路有方”。他自己想到有违性情上头,就未免觉得儿女伤心,英雄气短。至于那路途风霜之苦,骨肉离别之难,还是他心里第二第三件事。所以此时只管见安公子这个珊瑚其顶、孔雀其翎、獠狮其补,显耀非常的去干功名,他只觉这段人欲,抵不过他那片天性去。一时早把他那一肚子书毒和半世的牢骚,一股脑子都提起来,打成一团,结成一块,再也化解不动,撕掳不开了。因此他就只剩了擎着杯酒,一言不发,愁眉苦脸的坐在那里发愣了。

那邓九公是个热肠子人,见安老爷这等样子,一时忖不透其中的所以然,又是心里着急,又是替他难过。便不问长短,只就他那个见识,讲了一大篇不入耳之谈,从旁劝道:“老弟,你不是怎么着?人生在世,做官一场,不过是巴结戴上个红顶子;养儿一场,也不过是指望儿子戴上个红顶子。如今我们老贤侄,这么个岁数儿,红顶子是戴上了,大花翎子是扛上了!可是人家说的大丈夫,要烈烈轰轰作一场,从这么起几天儿的工夫,封侯拜相,你就剩了作老封君享福了么!这还不乐?怎倒愁的这么个样儿?真个的拿着你这么个人,不信你连这点理儿看不破吗?”他这套话一讲,才正讲的是安老爷心里那里皮面儿。老爷待要不答,想了想,自己正在忧患场中,有这等个向热的人殷勤相劝,也自难得;待要和他谈谈自己这段心事,一时和他怎生谈得明白。没法,只就他嘴里的话,练字练句的练成一句,对他说:“看得破,忍不过。九兄,你只细细的体会我这六个字去,便晓得我心里的苦楚。”

邓九公那个粗豪性儿,如何打得来这个闷葫芦?他听了这话,只拧着个眉,眨巴着两只大眼睛,瞧着安老爷。看他那

光景，一时比安老爷本人儿烦得还烦，只这等呆呆的瞧了半日，忽然见他把胸脯子一挺，说道：“老弟，你这话我听出来咧！放心这桩事，满交给愚兄咧！世界上要朋友是作什么的？”安老爷此时才叫个“不胜诧异之至”，忙问说：“九哥，这事你有什么法子呀？”他道：“你听啊！我这半天细咂你这句话滋味儿，大似是叫我老贤侄前在黑风岗能仁寺那桩事，把你的胆儿吓细了。如今他走这趟远道儿，你一定有个不放心，怕有个失闪儿，我有主意。”说着，挥拳掳袖的才要说他那个主意，忽然又道：“你等等儿，等我们家里先商量商量看。”说着，便大着声叫道：“姑爷，姑奶奶！”褚大娘子正在套间里忙着打点东西，褚一官是在厢房里，帮着捆箱子，听得他家老爷子这声嚷，忙的都跑了来了。邓老头儿见他两个来了，便道：“你们俩坐下，我有话说。”当下先和他女儿说道：“你干老儿，现在因他家老大出口，有点子不放心，他心里在这儿受着窄呢！照咱们这个样儿的交情，他既受了窄，咱们要不给他冒股子劲，那还算交情了吗？如今我的意思，想要叫姑爷保着他去走这趟；倘或道儿上有个什么事儿，到底有个仗胆儿的，也叫你干老儿放点儿心。姑奶奶你想，我这个主意怎么样？”安老爷一听这话，心里暗笑说：“这老头儿，这才叫个问官答花，驴唇不对马嘴，这与我的心事什么相干？”忙说：“老兄，岂有你这样年纪，倒叫大姑爷远行之理，这事断断不可。”他道：“你别管，我们姑爷在家里也是白呆着，趁着我还硬朗，叫他出去到官场中巴结巴结，万一遇着个机会，谋干个一官半职，也是件两全其美的事，老弟你倒别为难。”

这边褚大娘子还没开口，褚一官到底是老实人，听了便说：“罢了！老爷子可是这话么？也有你老人家养活了我半辈

子,这会子瞧着你老这么大年纪,我倒扔下跑这么远去,自己找官儿作的,真个的我也忒认得官儿了,知道我有那造化没有呢?”褚大娘子的性情,却又和她丈夫不同。方才听她父亲一说,早就合了她的意思。你道为何?难道她果的看得她那个老玉那般重,看得她这褚一官这般轻,无端的就肯叫他到乌里雅苏台,给老玉保镖去不成?非也,她是这两年和安府上这阵走动,见安太太那等尊贵,金玉姐妹那等富丽,她把个脚步眼界闹高了;热厮咧喇,一心只想给她家一官大小也闹个前程儿,她好借此作个官儿娘子。听褚一官这等说,她便说道:“不是这么着,你听我说,这件事不值什么,家里有我呢!咱们索性把东庄儿的房子,交给庄客们看着,我还搬回来,跟老爷子住,早晚儿也好照应,你只管干你的去。就留你在家,也是六指儿抓痒痒儿,敷余着一个。”说着,她倒站起来,向安老爷拜了一拜,说道:“就是这么着了,只求你老人家把这话好好儿的替我托付托付我们老玉吧!我也不会花说柳说的,一句话,我就保他不撒谎、出苦力这两条儿。再讲本事呵,不是我过于奖他,可挂拉枣儿有线限!”邓九公在旁,呵呵的笑道:“姑奶奶这是何苦来!”因和安老爷说道:“老弟,这一来你放了心了吧!再要不放心,我还有个人,我们那个大铁锤陆老大,老弟你不也见过他吗?你来的头里,我原说叫他同女婿两人接你去,没得去,你就来了。如今我还打发他们送你回京!就叫他们去替我给我们老贤侄道喜,这事也得和我们老贤侄商量商量。”说罢,就回头吩咐他女婿道:“姑爷,这话你明白了?你们别为我耽误了事。你瞧不得老头子庆了九十了,靠得住老天还赏几年子老米饭吃呢!你只管放心去你的。你出去,就把这话告诉陆老大吧。你们也别累赘,连夜赶着收拾收拾,马上捎上

个小包袱子,明日就跟着走了。到家里瞧光景,是用得着你们用不着你们?果然用得着你们,再来取行李,多远儿呢,大概也还有这工夫!就这么办咧!”褚一官平日在他泰山跟前,还有个东闪西挪,到了在他娘子跟前,却是从来说一不二。如今两下里一挤,他响也不敢响,只有一句一答应的,尽着答应。便出去找陆保安,收拾行李马匹去了。

安老爷见他一家这等个至诚向热,心里十分不安,觉得有褚、陆这等两人跟去,也像略为放心。一时倒觉不好推却,只得应允,转向他父女称谢了一番。当下和邓九公吃了几杯,因是明日起早,饭罢,便各各安歇。褚大娘子去照料了褚一官一番,又嘱咐了他许多话。回到上房,和她家那位姨奶奶,两个张罗了这家,又打点那项,整忙了一夜,不曾得睡。次日才交五鼓,安老爷和邓九公都早起来,褚一官、陆保安两个已经遍体行装的上来伺候。九公一见他两个,便道:“可是我昨日还落了嘱咐一句要紧的话,你们这一去,见着少大爷,不比从前,可就得上台唱起戏来了。见面得跪倒爬起,说话得喳儿喳儿,还得照着督府衙门那些戈什哈排场儿称他大人,你们自己称是小的,那才是话呢!别说靠着我这个面子儿和你们两脑袋上纽子大的那个金顶子,和人家套交情去,这出戏可就唱砸了。”二人听了,只有连连答应。当下安老爷忙忙的一面吃些东西,一面催齐车马,便辞了九爷,带同小程师爷,褚、陆两个,并一众家丁上路。邓九公一直送到岔道口,才和安老爷洒泪而别。

安公子自从他家老爷前往山东去后,那一向适值国子监衙门有几件应奏的事,他连次赴园,都蒙召见。接着吏兵部等,有两次奏派验看拣选的差使,也都派得着他,因此就把这

位小爷热得十分高兴。恰巧那个当儿,正出了个内阁学士缺,祭酒的名次。题本里原得开列在前,他自己心里的会算计,下次御门这个缺,八成儿可望。过了几日,恰好衙门里封送了一件,某日御门办事抄来的,他算了算,这日正是国子监值日。因是御门的时刻比寻常较早,他先一日便到海淀住下。次日上去伺候御门事毕,一时一班卿相各归朝房,早听得大家在那里纷纷论说,某缺放了某人,某缺放了某人,只这回的阁学缺,放了乾清门翰詹班,又过了一个缺了。他这才知这缺不曾放着他。得失之常,一时心里倒也不觉得怎的。候了一刻,奏事的也下来了,叫起见的单子也下来了,他也不曾叫着,便同一众同寅散值,回到外朝房吃饭。

将吃完饭,只见一个军机苏拉进来向他说:“乌大人打发苏拉出来,叫回大人,吃完了饭别散。请到乌大人园子里去,有话说。”原来那时乌克斋已经进了军机。安公子所得老师叫,便忙忙的催着家人吃了饭,辞了诸同寅,到老师园子而来。将进门,恰好乌大人也散朝回来,一见他便满脸是笑,却又皱着双眉说了句:“恭喜,放了这等一个美缺。”安公子还只当是今日这个阁学缺到底放的是他,先笑盈盈的答应了一声“是”。乌大人见他没事人儿似的,便问道:“难道你没得信么?”他这才问老师说:“门生没得什么信?”乌大人道:“我的爷,你赏了头等辇,放了乌里雅苏台的参赞了。”

只这一句,安公子但觉顶门上轰的一声,那个心不住的往上乱蹦,要不是气门挡住,险些儿不曾蹦出口来,登时脸上的气色大变。那神情儿,不只像在悦来店时见了十三妹的样子,竟有些像在能仁寺撞着那个和尚的样子。乌大人见他如此,说道:“你先别慌,咱们到里头去说。”说着,一把拉住他进了两

重门,一路过假山,渡小桥,绕竹林,穿花径,来到一处三间小小的精致书房里坐下。早有家人送上茶来。这位爷,此时莫讲想升阁学,连生日都吓忘了。但听老师向他说道:“龙媒,昔人曾云,读万卷书,不可不行万里路。如你这等英年,正是为国宣力的时候,作这趟壮游也好。只是这条路,你走着却大不相宜,便怎么好?虽然如此,圣人定有一番深意存焉。老贤弟,你倒不可乱了方寸,努力为之。”安公子这才定了定神,问道:“只不知门生怎的忽然有这番意外的更调,敢请示老师,上头提到放门生这个缺,彼时是怎样个神情?”乌大人道:“我要在跟前也好了,向来放个要紧些的缺,军机见面时候,上头总有个斟酌。今日乌里雅苏台这件四百里报缺的折子,是军机见面下来到的,也不曾叫第二面。不想折子下来,就夹下个朱笔条子来,放了你了。”

安公子听了,忙站起来说道:“这实在格外天恩。门生的家事,老师尽知,这个缺,门生怎的个去法?怎生还得求老师栽培门生,想个方法挽回这事才好。”说着,便泪如雨下。乌大人也叹息一声道:“龙媒,这个何消你说,但是此时已有成命,如何挽回得来,只好看机会吧!如今且自预备明日谢恩要紧。你的谢恩折子,我已经叫我们军机处的朋友们给你办妥当了,明早并且就是他们替你递;你可想着给他们道乏。”说着,便叫:“来个人儿呀!”当下见个小厮答应着进来。乌大人道:“你把大爷的帽子拿进去,告诉太太,找我从前戴过的亮蓝顶儿,大约还有,就把我那个白玉喜字翎管儿解下来,再拿枝翎子。你就问太太,无论叫那个姨奶奶,结拴好了,拿出来吧!”那个小厮去了一刻,一时拴得停当,托出来。乌大人接过去,又给收拾了收拾,便叫安公子戴上。他谢了一谢,这才想起见师母

来。只见乌大人扭了扭头,脸上带着些烦烦儿的说道:“师母又犯了肝气疼了。”当下安公子只觉心里还有许多话要说,无奈他只坐了这一刻的工夫,只见他老师那里除了这部里画稿,便是那衙门请看折子。才得某营请示挑缺,又是某旗来文打到。接着便是造办处请看交办的活计样子,翰林院来请阅撰文,还有某老师交题的手卷,某同年求写的对联。此外并说有三五起门生故旧,从清早就来了,却在外书房等着求见。

安公子见老师实在公忙得很,不好再往下絮烦,只得告辞。一路回到下处,便忙打发小厮回家,回明太太,并叫戴勤来,打发他上山东禀知老爷。忙了半日,次日起早上去谢恩,头起儿就叫的是他。及进去,磕头谢了恩。圣人开口,第一句便提的是记得你是某科从第八名提到第三名点的探花;跟着降了几句温谕,仍叫第二日递牌子。一时军机大人下来,他迎上去见,大家又给他道喜说:“你见面甚妥,有旨意赏加了副都统衔了。等降下旨来,换了顶子,明日还得预备谢恩。”这位爷经这等一提,又提得有些热起来。

读者,你看人生在世,不过如此,无非是被名利赚,被声色赚,被玩好赚,否则便是被诗书赚,被林泉赚,被佛老赚,自己却又把好胜好高好奇一切心,去受一切赚,一直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只当不起一切不来赚他,他便想上赚,也无可上那处,便热不来了。安公子此时才遇着些小的一个钉子碰碰,此后正有错大的一把枣儿嚼嚼,你叫他怎得不热?安太太这面,这件事真好比风中搅雪。这回书又不免节外生枝,读者便好留心,看那燕北闲人怎生替他安家止风扫雪、逗节成枝,出那身臭汗了。

安公子赴园这日,太太见老爷公子都不在家,恰好那两

日,张亲家太太又在家里害暴发火眼,那个长姐儿又犯了她月月肚子疼的那个病。太太吃过早饭无事,便和舅太太带了两媳妇四家斗牌。看看斗到晌午以后,忽见张进宝带公子一个的跟班小厮,叫四喜儿,进来回说:“奴才大爷,从园子里打发人来,回太太说:‘奴才大爷赏了头等辮,放了乌里雅苏台的参赞大臣了。’”安太太听了,只吓得扔下牌,啊了一声。舅太太接着也道:“噯!这是怎么?”金、玉姐妹两个里头,那何玉凤听了乌里雅苏台五个字,耳朵里还许有个影子,只在那里愣愣儿的听。到了张金凤更不知那是山南海北,还道怎么也没个报喜的来呀!安太太此时是已经吓得懵住了。只问着舅太太说:“这乌里雅苏台,可是那儿呀?”舅太太道:“喂!姑太太,你怎么忘了呢?家里四大爷,当日不是到过这个地方儿吗?”安太太这才想起来道:“哎哟!天爷,怎么把我的孩子弄到这个地方儿去了呢?再说他好好儿的,作着个文官儿,怎么又给他辮呢?这不顶发了他了吗?这可坑死我了!”说着,便眼泪婆娑的抽噎起来。金、玉姐妹见婆婆这个样子,也由不得跟着要哭。舅太太忙劝道:“你们娘儿三个,且别尽着哭哇!到底问问那个小子怎么就会出了这么个岔儿?再外甥打发他来,还有什么说的呀!”她只管是这等劝着,她却也在那里拿着小手巾儿擦眼泪。安太太这才详细的问了问那个小厮,他便把公子叫他回太太,今日怎的在海淀办折子,预备明日谢恩,不得回来,并叫戴勤去,吩咐他到山东去候老爷,大爷还叫告诉二位奶奶再打点几件衣裳,叫他带回海淀去的话,回了一遍。太太一面吩咐去传戴勤,一面使叫金、玉姐妹两个回家去打点衣裳。一时戴勤来了,四喜儿取的衣裳包袱也领下来了。太太便吩咐他两个:“快去吧!”并说:“告诉大爷,明日谢下恩来没

事,务必就回家来见见我。”

二人领命去后,金、玉姐妹两个依然过上房来。安太太见她姐妹,一个哭得眼睛红红儿的,一个还不住的在那里擦眼泪,自己又不禁伤起心来。舅太太又说道:“姑太太你别尽着这么着,外甥是说是出口,到底算升了一步,两年的工夫也就回来了。再说大喜的事,这么哭眼抹泪的,是为什么呢?”安太太未曾说话,先长吁一口气说道:“噯!大姐,你那里知道我这心里的苦楚?你没见你妹夫,是作了一任芝麻大的外官儿,把个心伤透了。平日我们说起闲话儿来,我只说了一句‘咱们这就等跟着小子到外头享福去吧!’你听他这么话,头一句就是‘那可断断使不得!’他说:‘一个人教子成名是自己的事,到了教得儿子成了名了,出力报国是儿子的事,这不是老子跟在里头搅得的。一跟出去,到了外头,凭是自己怎么谨慎,只衙门多着个老太爷,便带累的了儿子的官声。’大姐姐,你只听这话,别说是乌里雅苏台,无论什么地方,还想他肯跟小子出去吗?他一个不出去,我自然不好出去。我不出去,这个玉格我倒舍得。什么原故呢?一则小子也这么大了,再说既是皇上家的奴才,敢说不给皇上家出苦力吗?就只我这两媳妇儿,热厮忽喇儿的,一时都离开我,我倒有点儿怪舍不得的。”说着又哭。招得两个媳妇益发哭个不住。舅太太是个爽快人,看了这样子,便道:“你们娘儿倒不是这么闹法儿,你们家这不现放着两个媳妇儿吗?留一个,去一个,一桩事不就结了。也有娘儿三个,尽着这么围着哭的,难道哭会子就算不上乌里雅苏台了?”安太太那片疼儿女的心肠,是既不愿意自己离开两个媳妇儿,又不愿意两个媳妇之中,有一个离开儿子,听了这话,只是摇头。不料这话倒正合了金、玉姐妹两个的意思,你道为